



超越失落與殘缺

從《鐵橋下的鰻魚王》 試論李潼創作心路

王洛夫 ◎ 臺北縣鶯歌國民小學教師/業餘作家



鐵橋下的鰻魚王

李潼著/小兵/9605/139頁

21公分/170元/平裝

ISBN 9789867107527/859

《鐵橋下的鰻魚王》(注1)曾在1997年由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出版，當時的書名是《鐵橋下的水蛇和鰻魚王》(注2)，與《野溪之歌》和《銀光幕後》，一同列在中華兒童叢書高年級適讀的短篇小說，廖素珠(2000年)(注3)曾評論過《鐵橋下的水蛇和鰻魚王》中身心障礙兒童的形象塑造，陳兆禎(2005年)(注4)曾評論過《野溪之歌》和《銀光幕後》。這三本著作，後來在2007年又由小兵出版社重新編排出版。

《鐵橋下的鰻魚王》在李潼的小說中算是比較易讀易懂的，其中的減肥題材，也頗能掌握時代趨勢，主角鰻魚王的形象鮮明，個性獨特，雖不像李潼某些分量重的作品，有博大的架構，但情節引人入勝，卻能讓讀者很快掌握主軸，少了人文、歷史的鋪陳，

反而更直指人心，讓讀者留下深刻印象，可說是輕快的短篇，亮眼的小品，其中更隱含許多作者個性的秘密。

◆ 殘缺英雄的十足戲感

李潼一開始不提殘缺，先描述鰻魚王出神入化的特殊本領，以及放走小鰻魚的俠骨柔情，然後用一句單獨成段的文字震撼讀者：「鰻魚王只有一隻手。」(注5)「哪個真正的英雄，身上沒有一些傷殘？」李潼接著用排比的方式，舉了獨臂刀王、盲劍客、李鐵拐、戴一只黑眼罩的西部英雄約翰·韋恩、全身17個彈痕的比利小子和三指神槍手，鋪陳烘托出鰻魚王的獨特造型。

「英雄」，一定要是英俊挺拔，雄赳赳氣昂昂的嗎？如果真是這樣，有很多人人生下來就不是英雄的料，書中的四個少年，有肥胖、重聽、近視、小兒麻痺、超大汗量、口吃等缺點，別說當英雄了，想有點自信都難。而四個少年所崇拜的英雄「鰻魚王」，卻也是缺了右臂，沉默寡言的殘缺者，他的大姐還笑他看到鐵橋就發

抖，躲得遠遠的呢！

人，誰沒有幾件身不由己的毛病？誰的毛病經得起挑剔的看、擴大的看？（注6）

這段敘述加強了英雄的悲劇性，隱藏著身不由己，不欲人知的傷痛，勇敢的面對命運，讓人替他覺得委屈，並更加敬佩，比完美無瑕的強者更引人同情。英雄雖然也有害怕的時候，但崇拜者也能接受，並相信他最後終能鼓起勇氣，戰勝命運。

◆ 在幽暗處尋找失落的一角

「英雄造時勢，時勢造英雄」，英雄與支持者互相需要，不會單獨存在。當人們心裡脆弱，需要英雄壯大聲勢時，英雄就現身了。然而英雄也是凡人，一樣會有恐懼脆弱的時候，一樣有突破不了的障礙。人在太平日子裡不會期待英雄，四個少年遇到困境，所以希望英雄來拯救他們，「很奇怪，是吧？人在絕境，總有一現的靈光！我們四人組同時想到那座鐵橋，想到獨臂鰻魚王。」

（注7）李潼對殘缺有一份包容，這是一種心靈境界的提昇。好像是謝爾·希爾弗斯坦《失落的一角》（注8）中的故事，一個圓費盡千辛萬苦，去尋找適合自己缺口的那一角，到最後卻發現，少了那一角，自己反而自在快樂，缺口已經不再是失落，而是生命的一部分。鰻魚王在鐵橋上拋著竹簍子，無非是在尋找自己失落的一角。找回之後，鰻魚王對過去終於釋懷，原本拿不起，放不下，後來則是解脫自在。

鰻魚王以快哭出來的聲音說：「我要是趕早一步，就可以拉住媽媽。是它沒有拉住，沒有拉緊。它丟掉很久了，是我的紀念品，我一直不敢來找回，是你們幫我的，是你們。」（注9）

英雄與支持者都有殘缺，互相幫助，一起成長。鰻魚王一方面幫助四個少年，一方面也在治療內心的創傷。在冷靜堅毅的外表下，鰻魚王其實有著一顆脆弱的心，既想念母親，又悔恨自己無力挽救，且爲了殘缺而自卑退縮。若不是四個少年給他支持，幫他壯膽，他還不敢找回自己的「紀念品」呢！英雄往往需要支持者來爲他壯大聲勢，而支持者也需要英雄，帶領他們衝破難關，可以說是互利共生的關係。作者在此破除刻板印象，重新立下註解……能克服內心障礙的，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其中講話結巴，爸爸試過很多方法都治不好的張嘟嘟，在潭中開懷忘我之時，說話竟溜了起來，廖素珠（2000年）曾分析：「是加入減肥四人組，歷經避難、游泳、潛水、尋寶與認識鰻魚王等過程的淨化與救贖。」（注10）四個需要減肥的同學，雖然是減重班的逃兵，卻用自己的方法找到一片天，不僅讓身體更健康，還強化了心智，提昇了自尊。

李潼曾提及他的支持者：「……還有許多容忍我發表寫作心得的新銳，……他們努力演出『我不懂，我們沒你懂』，……在必要時遞上熱茶一杯，拉張椅子讓你歇腿，……他們勇於供應虛榮，讓你覺得沒有白講，



沒有白活。卻也在虛榮中，越說越心虛，『再不回去想個清楚，不行了』。」（注 11），教學相長，英雄與支持者也是一同成長壯大的。

◆ 生命力照亮心中的陰森

面對陰森的回憶，是件十分嚇人的事，就如來往匆促的人群常忽略的幽暗角落。「……一些受了委屈的婦人，常帶小孩來臥軌。……陰森古怪，煞氣特別重，……這叢桂竹比別處的竹子長得旺、生的綠，整叢竹子給人放火燒過，……可是它每死過一次，就再吐露新芽，……那座南無阿彌陀佛石碑，石座有火燒的焦黑和裂痕，隱約還有濃烈藥水的腐蝕斑紋，……。」（注 12）李潼將葫蘆塘的比喻很巧妙，氣氛營造得詭譎迷濛，很有戲劇效果，並埋下了伏筆。這裡的桂竹與石碑既隱喻著斬不斷的煩惱，也隱喻著領悟與解脫。鰻魚王在煩惱中歷練生命，而作者在創作生涯中亦復如是。煩惱讓人不悅，卻也是智慧的泉源，而智慧就像葫蘆塘底冒出的清泉。

作家是最守不住祕密的職業，常常洩漏自己的行跡，作品多處反映出作者的童年經驗，例如李潼曾提及他小時候逃學到荒郊野外，恰似減重班的逃兵溜到鐵橋下秘密訓練。鰻魚王沒有升學，卻在大小池塘中放竹簍子捕鰻魚，不就像是李潼當初辭去教職，到戶政事務所把自己的職業改成作家嗎？桂文亞在〈作家李潼〉一文中寫道：「必也

正名乎？……，來證明自己，考驗自己，實踐自己對自己的諾言。」（注 13）李潼就像鰻魚王，用文字來捕鰻，同時尋找自己失落的一角。鰻魚與海明威《老人與海》中的大旗魚，都象徵著人生的追求，鰻魚的滑溜狡獪，捕捉的難度不下於旗魚，水蛇則是心中隱藏的驚怖，恰可對應啃食旗魚的鯊魚群。

鰻魚王會在各個池塘出入，也正是在挑戰自己的失落感。這在老師評吳肥的生活周記時，又有意無意的洩露出來：「天底下的職業那麼多，不一定只可以立志當捕鰻人。你的文筆很生動，多多練習，將來若沒更好的工作，可以考慮當作家。」（注 14）這實際上是李潼的老師曾對他說過的一句話，而李潼曾自我調侃，自己找不到更好的工作，所以去當作家。李潼也常在眾人皆睡我獨醒的時候寫作，與鰻魚王深夜清晨放竹簍的時間，又有幾分神似。

◆ 真實人生殘缺中有風景

筆者與李潼生前閒聊之中，曾聽他提及《海有多深》（注 15）紀錄片中，蘭嶼的殘缺射魚王馬目諾（達悟名），年輕時到臺灣闖蕩，卻因為飲酒過量，腦部病變造成右半身癱瘓，本來萬念俱灰，想要走進海裡一死了之。但蘭嶼的大海給了他撫慰，讓他擁有重生的力量，慢慢的，他的右手和右腳漸漸恢復了知覺，雖然還是一瘸一拐的，但在海中殘缺的肢體比陸地上好用很多。他從可以漂浮，慢慢可以前進，最後恢復了射魚的

本事，他發現，其實內心最愛的，還是這片生命之海。最後，在部落合作之下，大家幫他把新居蓋了起來，讓他在故鄉有了棲身之所，生命重現了希望。

這段談話是在李潼發現自己罹患癌症之後，他的心情與想法，可以反映出內心對生命的詮釋。米開朗基羅晚年經過沉痛的疾病洗禮，竟不再雕刻雄健美好的身體，反而捕捉殘缺之美，這是對生命更大的肯定、疼惜與包容，李潼能有欣賞殘缺的詩意，與米開朗基羅的心境轉變，有著某種神祕的共通性。李潼敘述馬目諾的話：「不需要門，我手不方便，有門反而麻煩。……涼風吹過來，我就睡著了。」我發現他陶醉在悟性的詩境中，是一種歷盡滄桑的美，似乎這涼風曾吹入了他的心中，伴他入睡了。就像鰻魚王常在葫蘆塘捕鰻，因此發現水底湧出的冷冽清泉一般，在失落的角落裡，仍然有風景可以欣賞，所以捕來的鰻魚沒有土味，特別鮮美。

筆者在蘭嶼教書兩年，曾經與馬目諾一起聊天吃飯，一位體育系畢業的男同事，鼓起了勇氣，在夜間與馬目諾一起潛水射魚，發現他在水下的動作仍然十分靈活，同事得努力游泳才能跟得上，而他們打了一串魚回來，大夥們還分享了美味鮮魚。我將這段經歷告訴李潼，他甚感幻境成真的驚奇，聽得興味盎然，整個故事彷彿在眼前活了起來，鰻魚王與馬目諾一樣肢體殘缺，一樣擅長游泳捕魚，小說與真實人生似幻似真，互相

映照。或許鰻魚王的造型，在馬目諾身上印證，或許吸納了馬目諾的生命能量，而變得更有故事可說。李潼為何對馬目諾感同身受呢？又是什麼安慰了李潼身心的痛呢？是他在最後遺作《魚藤號列車長》中描述的親人與朋友們嗎？

◆ 作者化身為主角說法

作品最終還是反映作者的內心世界，四個少年也可以想成支持李潼的讀者。我們或許可以把鰻魚王當成李潼的化身，試著揣摩他曾在陰森恐怖的潭中，努力克服恐懼與傷痛。在看似無怨無悔的作家生涯背後，在被許建崑封為「陷危的旗手」之時，心中難道沒有脆弱與掙扎？李潼生前總是一臉豁達的笑容，但當我這麼稱道他時，他卻總提醒我：「這是含淚的微笑啊！」當他正微笑著面對讀者，提攜後輩時，或許也同時在幽潭中尋找紀念品。

李潼是反抗命運的英雄嗎？答案雖已隨風散去，隨雲飄走，但我們從他對英雄形象的描寫中，可以找出蛛絲馬跡，「英雄是以殘缺來表現特技和勇氣的人，而真正的鐵漢也多半具有柔腸。」（注 16）燦爛的文思，正是李潼的特技與勇氣，而鐵漢的柔腸，則可到軼事與作品裡去尋。李潼超越了失落，留下了許多精彩的作品，至於英雄隱藏的殘缺，瀟灑無淚身影後的「紀念品」究竟是什麼，則超乎文字之外，永遠毋需明說。 ISBN



注 釋

1. 李潼著（2007）。鐵橋下的鰻魚王。臺北縣新店市：小兵出版社。ISBN 9789867107527。
2. 李潼著（1997）。鐵橋下的水蛇和鰻魚王。臺北市：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兒童讀物出版部。ISBN 957654288X。
3. 廖素珠（2000）。九〇年代臺灣少年小說中的身心障礙兒童形塑研究。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臺東市。
4. 陳兆禎（2005）。桑可與阿邦二部曲——試論李潼的《銀光幕後》與《野溪之歌》。中華兒童文學學會編輯，永遠的兒童文學作家：李潼先生作品研討會論文集（頁 137 - 161）。臺北市：編者。
5. 同注1，頁 14。
6. 同注1，頁 55。
7. 同注1，頁 62 - 63。
8. 謝爾·希爾弗斯坦著；林良譯（1996）。失落的一角。臺北市：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。ISBN 9575962907。
9. 同注1，頁 117。
10. 同注3，頁 56。
11. 李潼著（1999）。李潼的兒童文學筆記：戊寅虎年篇。宜蘭市：宜縣文化局。ISBN 9570236736。頁 22。
12. 同注1，頁 26 - 27。
13. 桂文亞主編（2003）。呼喚：李潼少年小說的聲音。臺北市：民生報。ISBN 9572009729。頁 2。
14. 同注1，頁 124。
15. 湯湘竹導演（1997）。海有多深。臺北市：角頭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。
16. 同注1，頁 17。



· 李潼與作家王洛夫（左一）合影。（照片提供 / 祝建太）